



别“绑架”父母的晚年

□刘德凤(湖南常德)

表弟喜得贵子后,把他远在乡下的母亲接来城里照顾孩子。可舅妈却一百个不愿意,伺候完表嫂月子便嚷嚷着要回家。表弟很生气,觉得母亲帮忙带孩子是天经地义,跟我发牢骚说他母亲没有责任感,只想着回家,“不就是几十年跟我爸没有分开过,想他了吗?那么老了还有啥好想的?”他说,他早就计划好了,父母的晚年应该是这样的:父亲在农村种些蔬菜,养些鸡鸭,闲时和邻居唠家常,打打小牌,母亲在城里帮他照顾孩子,闲时看看电视、锻炼身体。双休日,他会带着母亲开车回家看望父亲,在他看来,他这计划可谓完美到极点,可倔强的母亲,偏偏不按他的计划走。

表弟义愤填膺地说着,我听了却觉得可笑,他这么安排,明明是要套牢父母的晚年呀。我问他,“你问过父母的意见吗?一辈子没分开过的父亲母亲,真的愿意到老了分开过日子?”他摇摇头,不再说话了。

我和表弟去了他家。刚好舅妈正在收拾行李,看得出,老人虽说等找到月嫂了再走,但回家的心情却极度迫切。我当着表弟的面问舅妈:“您为什么那么着急走?是不是这里生活不习惯?要是他们哪里做得不好,我要求他们改。”舅妈马上回答道:“他们都做得很好。都是孝顺的孩子,本来嘛,带孙子我有义务,但我怕带太久了,我对孙子有了感情,更加舍不得,我还是想回到乡下去,和老伴相依为命过日子。农村空气好,适合我们。再说,他爸有好多病,需要我照顾。以后我们的晚年,自己安排。”舅妈不停地说着,摆出一条条道理,她说得急切而动情,生怕别人打断她。

表弟听后,知道了舅妈的心思,也明白老人的晚年子女没有权利安排,便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。他决定让母亲回家,和父亲团圆去。

是的,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意志,去绑架父母的晚年,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,好不容易等到儿女长大了,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事了,就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。他们有权利选择带孙和不带孙,更有权利选择如何度过晚年。

不要“绑架”父母的晚年,让父母的晚年自由些,他们才会更快乐、更幸福。

@——投/稿/邮/箱

ycby2013@qq.com



冬日物语

□叶剑秀(河南鲁山)

冬天的乡村,满眼萧条。房舍和树木在生冷的天空下裸露着,寒风呜咽,催眠作息。鸡鸭蜷缩在窝棚里打盹,狗在村街上到处游走,忙着搜寻意外的惊喜。远方的雪若有所思,或许正在酝酿短期内还没有降临的讯息。河水瘦弱慵懒,无声无息地流动着。街巷和田野冷清一片,到处是一幅枯萎褶皱的画面。

冬往深处走,雪还没来,终究是有些缺憾。

似乎,冬天乡村的主色调是灰蒙和落寞。其实,守旧的视觉往往被冬天乡村的表象所迷惑。

行走在冬天的阡陌田野,

双脚踩在冻裂的土地上,只要用心去丈量,或者俯下身来,深情亲吻一下脚下的黄土,与生养万物的土粒用心对话,忽然感到土地是温暖的,甚至还有微弱的气息和声音。

冬天极似一位腼腆厚道的村姑,性情温婉含蓄,一汪清眸里裹满情韵,却把心事雪藏心底。仿佛在期遇一个心仪的人,或是悄然等待一个时机。也许,一声惊雷响过,她不再内敛,在某个春潮涌动的晚上,她会把深藏已久的心语娓娓倾诉,甚至是恣肆高亢地放声欢歌。

去村街上挪步游走,透过

一扇扇窗棂的帷幔,仿佛可以窥见里面蕴藏着的活跃气氛。一家几口偎依在舒适的家中,温馨着火锅或炖菜的滋味,念叨着儿女外出归家的日期,不紧不慢地咀嚼着一年的喜悦,甚或是酣畅地憧憬着来年的希冀与梦想。

冬天是四季轮回的节点,它承载了万物生命的消陨和孕育。在万物萧瑟中,冰封雪冻是一种景观,更是一种大美的气象。冬眠的深处,也许潜藏的火种正在悄然生成,随时可以点亮新年的征途。新的生命在大地的襁褓里安然生长,繁衍就有了奇妙的意义。

等待一夜春风吹来,日子就有了明媚之光,冬藏的生灵,便能蓬勃起茁壮的力量,以鲜活优美的姿态,带着感恩冬天的情怀,破茧而出,化蛹成蝶,振翅飞翔。

冬天是季节的温暖驿站,在这里稍作停顿歇息,梳理一下旧岁经年的酸甜苦辣,展望或编织未来的前景,悠长修远的启程道路就在眼前,新年的出发便有了明确的方向。

冬天不是岁尾的终结归宿,而是开启前行的精美契约。或是一路荆棘,或是一地芬芳,莫怨命运的不公,只叹智慧与步伐的慎重选择。

冰上的童年

□梁永刚(河南平顶山)

北方乡村的严冬,可谓天寒地冻,滴水成冰,那势如破竹漫卷而来的寒冷和萧瑟,一次次让人战栗。天空是清冷的,犹如一幅冷色调的素描,看上一眼心头就漫过几分凄然;山野是孤寂的,一地衰草被冷霜拍打得没精打采,小生灵们都躲进了休眠的时光里,目力所及之处,唯有光秃秃的枝丫高高擎着鸟巢,诉说着无尽的苍凉;风是凛冽的,带着哨声穿村入户,如入无人之境,拂掠走村庄尚存的一丝余温;河是冰冻的,收住了奔流不息的脚步,凝固成一册纯粹的冰书,镌刻下悲欢离合的故事和风水水起的过往。

如果说或圆或方的坑塘是乡村的眼睛,那么,村子前面的那条河就是村庄流动的血脉,给村庄注入了活力和生机,让村庄充满了灵性和清丽。母亲常说,“小寒大寒,冻成一团”。小寒一过,寒潮一阵紧似一阵,村前那条碧波荡漾的河流开始封冻,举目望去宛如一条蜿蜒曲折的白龙,呈现出壮观恢宏之势。此时再去回望炊烟缭绕中的小村,如同骑在龙脊上一般,冥冥中成为一种腾达的隐喻。

乡谚说:一九二九不出手,三九四九冰上走。故乡

冬天的冰河,是上苍赐予农家娃们的一份厚礼,让灰头土脸的我们得以在冰封的天地间肆意恣肆地疯玩。静默的冰河依偎在村庄的怀抱里,散发出晶莹迷人的光芒,只需一个眼风远远望去,足以让乡村孩童枯槁已久的心田萌发出勃勃生机。面对一条梦寐以求的冰河,木讷腼腆的农家娃们不善言辞,更不会大呼小叫一通感慨,抒发对冰河的喜爱之情,乡村孩童的表达方式很委婉,也很含蓄,那便是迫不及待地投入到一个个与冰河有关的游戏里,跟冰面对面玩耍,和冰零距离亲近。譬如,打陀螺就是其中一种乐此不疲的冰上游戏。那时候,村里村外都是土路,没有一片水泥地,对于喜欢打陀螺的孩子们来说,除了打麦场稍微平整光滑一些,再也找不到比冰河更合适、更中意的场所了。在光滑如镜的冰河上,一个个孩童甩开膀子,挥舞着小鞭子,随着一声声清脆的响,木制的陀螺在冰上高速旋转着,完全忘记了寒冷冬天的存在,有的只是沉浸其中不知疲倦的兴奋。冰河上滑雪橇也是一种经典的游戏,没有现成的雪橇,就用简易的小木凳替代,找一根结实的麻绳在前面牵拉。人

多雪橇少,只好商量着轮流坐,前面几个孩子兴奋地拉着雪橇风一般地跑,后面坐着的孩子咧着嘴笑。由于冰面上摩擦力小,稍一用力雪橇就会疾速如飞,有时候拉雪橇者用力不均或者方向不一致,就会导致“人仰马翻”,引来大家一阵阵欢快的笑声。

如今想来,乡村冰河上的诸多游戏项目中,最受孩童们青睐的就是打出溜滑。所谓“打出溜滑”,即在冰河上开辟出一条溜光的冰道,先助跑后滑行,借助于惯性作用两脚一前一后向前快速行进。打出溜滑时,助跑的速度越快,距离越长,身体的惯性就越大,滑行的距离也就越远。打出溜滑对于满脑子幻想的孩童们来说是一件自由惬意的乐事,平日里笨重粗拙的身体此时在滑道上变得轻盈飘逸,好似一只只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,倏忽间便从这端滑到了那头,真切地体验了一把飞的速度。在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中,一场打出溜滑的比赛上演了,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冰面上先是使劲助跑,等到了滑道上忽然停下来,身体前倾,凭着惯性让自己在冰面上快速滑行。由于参与的人多,相互碰撞在所难免,偶尔有一个在前面摔倒,后面的

随之冲撞上去,一个接一个地撞在一起,滚成一团,好不热闹。打出溜滑的魅力是无穷的,乡村孩童们也是友善的,即便摔个四仰八叉、磕得鼻青脸肿也不埋怨别人,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冰屑,继续尽情地玩耍。

不知不觉天色已晚,在冰河上疯玩了半天的孩子们依依不舍地各回各家了,每个人的棉袄棉裤上都是一片水湿,布棉鞋也湿透了,湿漉漉的袜子都能拧出水来,回到家里免不了挨上一顿责骂,可第二天照样跑到冰河上狂欢。童年的记忆中,吃过晚饭我上床睡觉了,母亲开始坐在火炉旁烘烤我脱下来的湿衣服,有时候我一觉醒来,母亲还没有睡,专注地守在通红的炉火前,直到把我那一身棉衣棉裤烤得热乎乎、干爽爽的才罢休。

岁月如梭,时光飞逝,当年在故乡冰河上追逐嬉戏的我已经年近不惑。而如今,故乡的冬天再也难见到小时候那种冰封河面的壮观情景了,那条给我带来快乐时光的冰河只能停留在人生记忆的深处,一去不复返。

鹰城写手

